



《绿了芭蕉》

赣上展厅
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

困而知之

——纪念王愨山诞辰100周年特展作品欣赏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/图

继齐白石之后，湖南艺术界的代表性人物是谁？许多人说是王愨山。日前，正在江西省美术馆举行的“困而知之——纪念王愨山诞辰100周年特展（江西巡展）”，展出王愨山作品和文献手稿60余件，给江西美术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。

王愨山（1924—2000），湖南省双峰县人，早年就读于华中高艺、南京美专，先后师从高希舜、潘天寿，主攻写意花鸟。他在吸收中国文人画精髓的基础上，将民间艺术与生活经验融入创作中，下笔沉着痛快，雄浑朴拙，构图独辟蹊径，形成写意花鸟画新风格。

本次展览的王愨山这批精品力作分为三个单元：“且与瓦雀共生死”“不辞日暮重抖擞”和“困而知之”。三个单元以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作品创作为线索，展示了他如何面对生活的困境，如何通过笔墨语言传达艺术理念，如何通过题材表现诗思等，以此串联起其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写意精神。

王愨山不随波逐流，宁与平凡共存，正如其诗“不随丹凤朝阳去，且与瓦雀共生死”所言。在长达近60年的时间里，他名不出乡里，过着田园生活。正是这种“自醉山居蔬食饱，无事开门闲看蛙”的隐逸而朴素的生活，塑造了他甘于寂寞、热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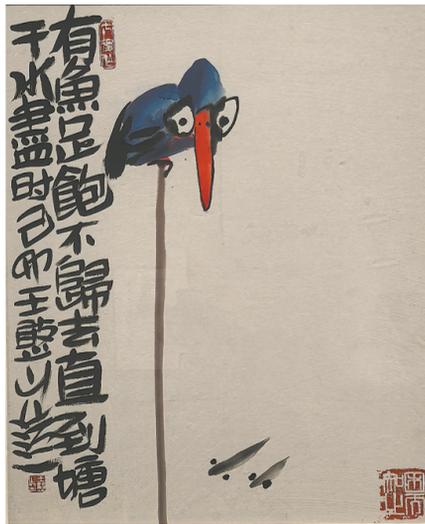
爱生活与自然的心态。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性的语言和达观的人生态度，也体现了他的平民意识。观众在欣赏他的画作时，似乎能感受到自然的节律和呼吸。

“六十无闻悟是吾，春花秋月酒家沽。不辞日暮重抖擞，泼朱走墨呼小雏”，这是王愨山晚年的一首题画诗，也是他达观人生的写照。他认为，文人虽不都是画家，而画家却必定要成为文人，如曾为牧童的王冕、曾为厨匠的仇英、曾为木匠的齐白石，都是诗、书、画高手。文人画不工于形而重于神，往往动于情趣、发于意旨、达于神韵，故多以写意为之。

“困而知之”是王愨山一方常用印的印文。他自勉在困顿和挫折时，要通过反思和领悟获取知识和智慧。正是在这种“困而知之”精神的支配下，他的创作始终充满生命力，作品传递出历久弥新的力量。

他的写意花鸟画，无论是画面的构成、笔墨的形式语言，还是画面的置陈布势等，都有突破与创新，彰显强烈个性，形成了文气厚重、灵韵生动、粗犷霸气、稚拙大巧、率真质朴的独特风格。

（图片为王愨山展览作品）



《有鱼足饱不回去》



《小鸟无笼去又来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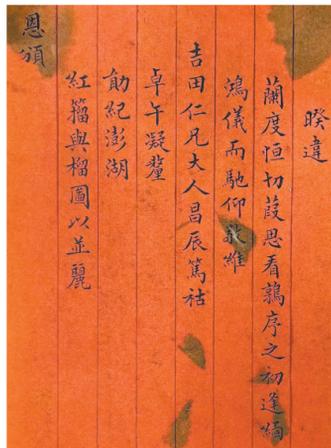
《喜看稚子竞攀高》

乡贤翰墨

一封罕见的骈文信

——新见清代九江人、山西巡抚刘瑞祺墨迹

□ 陈米欧



清代刘瑞祺信札（第一页）

睽违兰度，恒切履思。看鹤序之初逢，緇鸿仪而驰仰。敬维吉田仁兄大人，昌辰笃祐，卓午凝釐。勤纪澎湖，红箱与榴图以并丽；恩颂纶綍，紫泥庆艾绶之真除。薇省风清，芄露露祝。弟薪劳勉效，樗散自惭，忝持榆莢之筹，稷难益智，愿学菖蒲之拜，扇可扬仁。专泐乙函，恭祝午喜；只请勤安，诸惟台照。不备。愚弟期刘瑞祺顿首。

这是一封特别的信。说特别，一是全文没有具体事情要跟收信人交代，仅仅就是个问好、道个喜；二是短信纯以华丽骈文行之，这在清人信札中是罕见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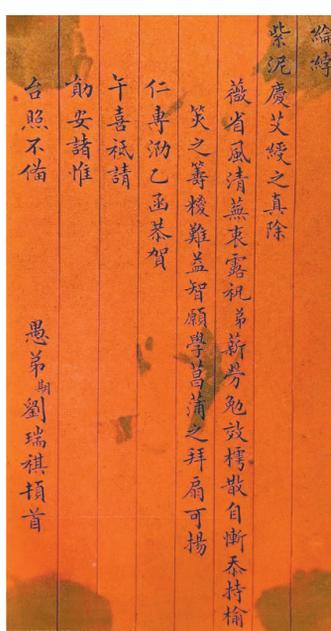
且看此篇信札原文，起首一句，用现代白话翻译就是“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”。紧接着，一堆辞藻涌现，用典多、释读难，大意是“您在台湾政绩辉煌，皇帝都颁来诏书任用。我虽愚钝，但愿意向你学习。祝你工作顺利一切安好……”

用典繁复，自然其词本意难以解释得清晰透彻。但读其词句本身，很注意平仄、押韵，譬如“驰仰”对“初逢”，“凝釐”对“笃祐”等，都对仗工整。

作者刘瑞祺（1833—1891），九江德化人，徐邴榜进士，先后任甘肃乡试副考官、江南道监察御史、礼兵户三部给事中、福建督粮道、河南和福建布政使、山西巡抚等，归葬于九江炼油厂附近的老家，现属濂溪区新港镇芳兰村。

上款人“吉田”应为浙江平湖人、台湾布政使沈应奎，是左宗棠极为倚重的幕僚与干将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中法战争，法海军占领澎湖，进扰基隆、淡水，沈应奎奉左宗棠之召赴台抗敌，后官至台湾布政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封信札藏有一个古人写信的“知识点”，即末尾落款前有一“期”字，表示书信者家中有丧事。这与加“制”或“功”的意思相同。



清代刘瑞祺信札（第二页）

名作赏析

墨痕留韵绘仙姿

——赏古画里的嫦娥形象

□ 魏益君

在古代绘画里，常出现月宫仙子嫦娥的形象。她既是神话传说的载体，也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感的媒介。从宋代宫廷的华贵殿堂到元代文人的隐逸天地，画家们将嫦娥的仙姿与情感凝聚于绢帛之上。



图①：刘松年《嫦娥月宫图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

宋代刘松年的《嫦娥月宫图》（图①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），绢本设色团扇，直径为29厘米，构建出一座人间版的月宫。近景处，假山如浪花翻涌，桂花树虬枝盘曲，枝头金蕊簇拥；中景为白玉雕栏环绕的月宫建筑，歇山顶与十字脊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；远景则以层层叠叠的白云勾勒出天界的缥缈。画面中央，嫦娥云髻高挽，手持麈尾回首望向身后，一只白兔两耳竖立，似欲跃起相随。刘松年以南宋宫廷画师的细腻笔法，将道教仙山与皇家宫殿的元素融为一体。白玉栏杆的冷冽质感与桂花树的生机形成对比，白兔的灵动又为清冷月宫注入了生气。这种“仙境人间化”的处理，暗合宋代文人“以俗入雅”的审美追求。

元代佚名的纨扇作品《嫦娥望月图》（图②，收藏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），直径约26厘米，以“女冠抚松”为场景，将嫦娥塑造为一位隐逸的女道士。画面中，虬曲的老松盘根错节，桂花枝从石畔斜出，夜空中祥云缭绕，一轮明月高悬。身着道袍的嫦娥立于高丘之上，头戴道冠，双手交叠于袖中，仰望明月，神情中透出超然物外的宁静。画家以商琦一脉的青绿山水技法勾勒山石，人物线条则借鉴了文人画的写意笔法。与宋代工笔重彩的华丽不同，此作通过淡雅的设色与简洁的构图，营造出“月出惊山鸟”的空灵意境。

还有一幅元代佚名的纨扇画《香月潮音图》（图③，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），高24.1厘米，宽26.1厘米，以“仕女倚梅”为意象，描绘了一位身着宽袖长裙的女子立于梅树下，衣带随风飘拂，目光凝视远方水面。背景中，梅枝虬曲如龙，水面泛起清光，夜空中明月隐现。乾隆帝曾为此画题诗：“春江满月印潮平，视若无形听有声。人似嫦娥倚梅树，默然对以认三生。”画家以没骨法渲染梅枝，用淡墨勾勒仕女轮廓，通过纹饰的流畅线条与面部的含蓄表情，传递出“物我两忘”的禅意。与前两幅作品明确指向嫦娥不同，此作通过乾隆题诗的“点睛”，将仕女与嫦娥的意象重叠，赋予画面更深层的哲学思考。

三幅作品跨越宋元两代，却共同呈现出嫦娥形象的演变轨迹：刘松年的嫦娥是宫廷美学的化身，月宫是人间秩序的延伸；元代佚名《嫦娥望月图》的嫦娥是隐逸文化的符号，她的望月是文人精神的投射；《香月潮音图》的仕女（嫦娥）则是禅宗思想的载体，她的凝思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。这种演变背后，是画家对“仙”与“人”关系的重新定义。从宋代到元代，嫦娥逐渐褪去神性光环，成为承载文人情感与哲学思考的媒介。而中秋节的传统内涵，也与此一脉相承——古人通过祭月、赏月、吃月饼等习俗，既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，也寄托对团圆的渴望。正如宋徽宗在《闰中秋月诗帖》中所云“桂彩中秋特地圆，况余闰魄澄鲜”，月之圆满与人间团圆形成互文。古画中的嫦娥，则是这一文化基因的艺术具象。

刘松年笔下的嫦娥，带着月宫的华贵与温馨，让我们明白团圆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幻，而是藏于生活细微处的温暖；元代佚名画中的望月嫦娥，以隐逸之姿告诉我们，在喧嚣尘世中也可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超脱；而《香月潮音图》里倚梅凝思的嫦娥，则引领我们思索生命的轮回与永恒。

古画里的嫦娥，是艺术家笔下凝固的瞬间，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永不磨灭的向往。



图②：佚名《嫦娥望月图》（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）



图③：佚名《香月潮音图》（辽宁省博物馆藏）